朱子語類

百廿七八

本朝

祖事

法制

口 13
775
42

本朝一

太祖朝

漢高祖本朝太祖有聖人之材必大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儒用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敢比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秉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

13
775
42

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荅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耳

國初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是時江州亦城守三年孟其國小君臣相親故能得人心如此因說先生曰國初時事甚簡徑無許多明

因說今官府文移之煩先生曰國初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嘗見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甚竟英雄底人做事自別甚樣索性閒當中却如此文移極少且如駕過景靈宮差從官一人過盞子有甚難事只消宰相點卞便了須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擬差申部部申省動是月十日不能得了所差又即是

眼前人趙相丞在位甚有意要去此等獎然十二不能

一二可見二十卞皆然太祖時公案乃是蜀中一州軍變後申來乞差人管攝軍馬樞密院其已經差使姓名內一人姓樊注云樊愛能孫只言一人注此人清慎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點二一點就下一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後面有券狀云雜隨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帶兩人去小底二人某童某童太紫騮馬一匹并鞍轡小紫騮馬一匹并不須帶鞍騮馬只騎騮馬去又一一二日又有到任申狀知州後面有鈐束差狀約只隔得到了其行遣甚速如此雜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縱做二事關賢地關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給即其處看其弊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關河東決西決揚錄云寧終多了此中論要道事向變上唐亦多為虛論所阻如未往凡作一事皆然漢時在上一重做得刺武元衡傷裴度憲宗決為之乃成憲宗亦未是憲宗討蔡不如何凡作

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許多才全無許多閑說大是今日何處看循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問開寶九年不待踰年而遂改元何也曰這是開國之初一時人材麤疎理會不得當時藝祖所以立得許多事也未有許多秀才說話牽制他到這般處又成欠得幾箇秀才說話牽

太宗真宗朝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之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攻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篤學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奠冊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它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卓

仁宗朝

問章獻不知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後來亦是太平日久宮中太寬如崔乳母事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覺　真宗時遼人直至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得到這般田地前漠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亦氣衰故揚

宣仁不知此一事便友不及章獻可學

英宗朝

亞夫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范鎮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只緣聚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擾足矣亞夫問古禮自何壞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爭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為人後為之子其義甚詳賀孫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秦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方子

本朝許多大疑禮都措置未得如濮廟事英宗以皇伯之子入繼大統後只令嗣王奉祭祀天子則無文告賀孫

神宗朝

神宗錢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

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蕃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凶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為不可棄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啟之遂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為天下至論義剛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

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二三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

神宗太槩好用生事之人如吳居厚在京西括民買錢官司鑄許多錢令民四十口買一五口則買二其後民怨幾欲殺之吳覺而免然卒稱旨其後如蔡京欲舉行神宗時政而所舉行者皆熙寧之政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摭摘其失以為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道實不曾紹復元豐之政也義剛

神宗事事留心熙寧初闢開京城至四十餘里盡修許多兵備每門作一庫以備守城如射法之屬皆造過但造

得大文軍入刻地不睹義剛
熙寧作陣法令將士讀之未斷殺時已被將官打得不成
模樣了義剛
論及木圖云神宗大故番忍遽事自告个主何曽慈地留
心義剛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喜陳殿院師錫文嘗於太學中取其
程文閱之無得則貯之錦囊中及殿試編排卷子奏御
神宗疑非師錫之文從頭閱之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
必陳某之文也實之第三已而果然儒用
温公日錄中載厚陵事甚詳林子中雜記載裕陵事甚詳
方子
哲宗朝
哲宗常使一舊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又只如此在問之
云是爹爹用底宣仁大慟知其有紹述意也又劉摯嘗
進君子小人之名欵宣仁常常諭哲宗使知之宣仁曰
常與孫子說然未曽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
肯放下哲宗甚咈之紹述雖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
湯
哲宗春秋尚富平日宴言一旦講筵說書至又用二三德發
問云只是此三者還更有這也無得無情理然若有知
會時就這裏推原却慥有好說話當時被忽然問後
都荅不得義剛
紹聖四年長安民家得秦璽改元元符是時下公卿雜議
莫有知者李伯時號多識辨其果秦璽遂降八寶赦德

明

徽宗朝

欽聖當時諭宰執有廢劉氏立孟之意曾子宣兩存之後蔡京以曾欵廢劉治之蔡為相弟卞為樞密入文字謂任伯雨曾謂臣欵謀廢宣仁臣無此事欵案治遂治任伯雨其他一二十人當時言事官不及此事者亦因以治之揚

徽廟初上蔡初召上殿開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或謂建中年歸興德宗同不佳上蔡云恐亦不免一播後下獄事不知方

徽宗因見星變即令衛士仆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炊明日蔡以為言又下詔云今雖仆碑而黨籍却仍舊

蔡京謀取鄆鄜費四千萬緡

今看着徽宗朝事更無一着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着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着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為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渴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欵數民間云兌百姓徘徙山打粮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兌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鄉守親自徵督必足而

後已亦煞浔錢共科浔六百餘萬貫悉奉虜亦不多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恭簿曆朝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来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来降亦有二十萬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餉廩久絕飢寒欵怨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数罵詈之云我為中國戰鬬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蕃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来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徃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而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支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又契丹敗亡餘將数数引兵来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為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敦者知平州欵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中間賂徃又為虜所浔而張敦已来降矣虜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姓第極所以奉養者天祚大孝甘欵歸中國又為虜所浔天祚故為虜人所殺由是虜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来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敦来不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煞阿骨打却畀他常以

守信義為說其諸將欵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
吾與大宋盟誓已定豈可敗盟棄狄猶能守信義而我
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棄狄之類如此每讀其書看
得入頭痛更無一段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卓
宣和內禪惟有申橋居士記錄說得最詳錄

老內侍黃節夫事徽宗言道人林靈素有幻術其實也無
如溫革言見鬼神者皆鄉官某不曾見所作天人示現
記皆集衆人之妄其言如此 ○ 方子

欽宗朝

淵聖即位時日重暈相軋太祖陳橋即位時亦然淵聖即
位三四日後昏霧四塞豈耿南仲郭說有以蒙蔽之乎
楊

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
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
總說着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官之使人痛心如
詔旨付主帥論用兵事亦儘有商量處豈但其後須有
更當子細不可誤事之語又嘗在李先生家藥方冊子
上見箇御筆其冊子是朝廷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
請授祖宗科舉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
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
臣論奏失於不審遂行出今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
心所有前降旨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
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燕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罷而大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間隙

疑其軍民舟已方圍閉時隆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字數名小使走餘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行廟後而憂待於懋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

靖康所用依舊皆懋豐紹聖之黨欽宗寵贈溫公范純仁以畏懦遂抹純仁字改作仲淹遂贈文正太師揚言及靖康之禍曰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這箇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緣受不敢與較亦不敢施設一事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為如此安得天下不亂卓

高宗朝

二聖北狩時遺書真中道歸於昔心生領上寫云可便即真来救父毋義剛

胡明仲初召至揚州久之未得對忽聞鄰居有二衛士語一衛士云今夜次第去了胡聞之急去問之云官家亦去胡只聞得一句便歸叫僕羅數斗米造飯果饗夜出候城門暗中見數騎出謂上也遂出逐後得舟渡江乃見一人擁氊坐石上乃上也揚

渡揚州時煞殺人那不得過来底切骨怨當時人肩肉相撒失汝豬皆帖榜子店中都滿樹上都是這邊却放得幾箇官者徒地一日康履與諸官者出觀潮帳設塞

衛軍人皆憤懣不平後成苗劉之變王淵也是善戰然未為有大功不及當時諸老將一旦簽書樞密人皆不服一日早只見街上關鑰地人不敢開門從隙中窺但見人馬皆滿路見苗傅左手提得王淵頭右手提一劍以狗衆火頃盡殺官者逃在人家夾壁中底也一齊提出來殺朱勝非却免未為大罪當時被苗劉做得來可畏了不柰何只得且隱忍去調護他却柰我而義兵至這事便都伏了是他無狀時不合說他調護甚有功被義兵來劃地壞了他事是他要自居其功這箇却要當時若不殺了苗劉也無了當他若尚在那裏終是沫不得義剛

苗傅乃一愚夫劉正彥本文士先設校中官唐某唐云子乃文臣吾其如子何子換武而來乃可劉既換武唐不顧之專主王淵正彥逐敷衍傅是時命淵簽書武將皆憤怒故起此禍張魏公在平江湯東野作守有傳云赦書到湯訪于魏公公云可遣一識文理人先去拆看乃遣教受行果明受赦是時恐諸軍變魏公乃與湯商量先搬出犒賞錢使人將舊赦書於樓上宣之既而韓世忠軍至遂同謀契兵呂丞相在建康推為盟主問朱丞相之功如何曰在城中亦只得如此但設有它變亦不能死節要之亦有功其後苗劉出走到臨平為魏公等所敗朱乃全諸此一節未是今朝天門乃是其所造隆祐自禁中乘簏以出金人陷京師亦取隆祐適蜀華陽火災歸孟氏得免可學

茵傳并一姓張人不記其名乃教苗翌事人走至武夷新村張諭人捉之苗街之遂言於捉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却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捉者即殺張時韓世忠收兵尚在建州韓欲浮苗而其人乃解送建守李李送行在韓勢盛遂入文字以苗為某浮被其人奪了其捉人遂編管建守亦罷官其功遂為韓所攘文字所載皆言韓收兵事多如此文字上如何可全信又云劉正彥結王淵王淵結康履更如何正彥者其事皆正彥教苗為之

高宗行遣會稽來寅亮待次其縣丞寓會稽村落中出奏書乞建階高宗時年二十六七大喜即日除監察御史遣黃院子懷勅牒物色授之中使至其家家人聞倉卒有聖恩以為浮罪且死相與環泣寅亮出候者自裸衣出勅命寅亮拜受與使者俱詣行在所此事國史不載先生嘗談聞於太史傅子之編入而不果無以為恨方子

婁寅亮明州太上朝入文字云自太宗傳子之後至今太祖之後有類庶姓者今婁未悔過中原未復云云乞立太祖後承大統太上喜遂用婁為察院掾

曾先祖論及中興遺史載孟后過贛州時事與鄉老所傳甚合云太后至城中遣其賊放火燒城中且放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一隊賊來圍了城一日其時也是無策婁人是破了潭州後退來分隊至諸州皆是緣路上來太后先至洪州時此間王修撰在彼作帥覺得事勢不是遂自扈駕執政太后乃去後三四日婁果至王乃走城中百姓相率推一大寄居作首而降婁進賢姓傳者言是

李侍郎曰不必更說他名字又曰信州先降廣撫州守姓王聞信守降亦降義剛

先生脚疼臥息樓下吟詠杜子美古柏行三數遍賀孫侍立先生云偶看中興小記載勾龍如淵入爭和議時言語甚果有此言如何來持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若初來魏公既勉車駕到建康當紹興七年時虜主已纂高慶裔粘罕相繼或誅或殂劉豫既見疑於虜二子又大敗而歸比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縱因訾臨安之議一坐定着竟不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歎息久之云為大臣謀國一至於此自今觀之為大可恨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接此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已有不能自已者惟是轉來閩安南北聲迹寖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蹕時朝文定公方被召沿江而下將去聞車駕已還臨安遂擱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也是徙然止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鴻史在荊鄂聞車駕還臨安即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為守聞車駕還臨安即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給事赴召云多日兼江面闊船多如何去得陳云江面雖闊都是下去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是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為宗社下不為生靈中不為自家兵待時只是怯體為苟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置得是當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看當時措置可驚可

吳賀邵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趨相入遂定都臨安說

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特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都建康者入云建康非昔之建康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義剛

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雖勝似坐杭州如在深窩裏然要得出近外亦不可都

不若都鄂渚應接得蜀中上上邊事體看來其說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初勵兵於鄂渚有旨令移鎮江陵飛大會諸將與謀備陳諸將皆以為可獨任士安不應飛頗怒之任曰大將所以移鎮江陵若是時其安敢不說其為見移鎮不是所以不敢言據其看這裏已自成規摹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飛遂奏乞止留軍鄂渚建康護都所以好却以石頭城為險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波得此水上這岸方得所以建鄴可守也軍於此城之上勇兵不可向矣賀孫

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着淮則只隔一水敵進取則可都

建康欽自守則莫若都臨安或問江陵低在水中心全憑隄被他殺了之吏便畢那隄一年一次築只是此節

張戒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戒對曰今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常思安陳同父極愛此對方子太上曰朕恨不手斬耿南仲揚岳飛嘗面奏虜人欽宗子來南京欽以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閤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所言頗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侯將兵在外此事非卿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故是有見識某向來在朝與君舉商量欽掐出此等事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商加此數件義剛

范伯達如圭盡良仁宗時論立英宗許多文字進呈一日太上謂陳康伯曰范某近進一文字亦好朕此意定已久遂命陳公論立太子事一時盡定根

昭慈小不快高廟問疾因話間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家高廟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厚之徒撰造中間雖嘗辨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嘗改可令史官重議刪脩以昭明聖母之德於萬世時趙忠簡當國遂薦元祐故家子弟如圭數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

處才是元祐事便都照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罷張魏公繼之又欲脩改動主張元祐事蓋魏公不甚令史官某等簽出未及改而又罷趙復相遂以為言和辭趙張因是有不協處是時又有人上書乞禁錮章厚子孫親戚者高廟欲從之趙有文字說但禁其子孫足矣恐不可及其親戚上批以為省所奏可旨乞仁恕更宜子細無貽後悔未幾趙復罷謝祖信為諫官逐排擊之不遺餘力嶺表之貶實相信之力也祖信卻武人乃章厚之賢因言當時若非高廟要辨別邪正如此則一代史冊被他糊塗萬世何以取信賓

太上出使時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諫不從宗忠簡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筊仍其廟有

焉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御車輦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後太上感其事以為車輦是即位之兆不曾開封中書只令內官就王津園路口迎崔府君廟令曾詠作記一日比使來秦出接過王津園見之歸奏所見太廟不知是何神太上因語之秦曰屢以為功今却歸功於神恐屢使見之不便即日折之秦全是倚仗耆太上每取肯時只是說過一日除周葵為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應下來即批勅除之政府一人云適間上意未免秦曰此等事只是奏過便了遂除之取綦崇禮御批事徐端立作二宰相拜罷記載其事秦欲毀之行文字令天下盡投官焚其書徐先不喜於秦又以此書擢不可言一

日只見一使来下書并封文字一束徐視之乃直省舊
吏送其所作書藁也小人中有好人如此揚○錄云
皆與光弼爭勝光弼作崔府君廟於王津園晦叔嘗
訐移之曹鈞言水漲光弼逐之檜遂除他從官今上奏
邊事檜遂閣其傳殿中侍御史周葵歛言力部尚書梁
汝嘉梁汝嘉中書舍人林待聘林寗禕於檜檜遂除
起居郎不待光弼應之便改除○可學錄云周葵為御
史歛投知臨安府某人某人遂給一從官厚於檜者旨
端公將搆動公早朝其人遂直入檜幕中再三懇告檜
先奏事遠擢樞為起居郎即葵不得上至省中與其從官
相見神中出所歛上意是臨安尹某從官方悟其給乃
章奏乃
靖康建炎太上未立時有一宗室名叔向秦主位十人自
山中出来招數十萬人歛為之忽太上即位南京歛歸
朝廷然不肯以其兵與朝廷歛與宗澤其謀主陳烈曰
大王若歸朝廷則當以其兵與朝廷不然即提兵過河
逆後二聖亦向幸歸朝廷後亦加官之類拘於一寺中
亦與陳烈官烈棄之而去竟不知所之烈去向汝陰被
害揚
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
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
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
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先生云高宗容諫
故臣下得以盡言張侍郎一生學佛此是用老禪耕鋒

論及黃冕院劾王醫師先生曰今此東百官宅乃王醫師
舍園後来籍為百官宅直卿曰中貴只合入大內住
廢可免關節之類先生曰他若出来外面與人打關節

也浮更是今大內甚寧處便是而今都不是古
人置官若正以他絕人道後可入宮今却皆有妻妾居
大衆都與常人無異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轎記得京
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雖侍從亦乘馬惟是元老大
臣老而有疾底方賜他乘轎然也尚辭遜未敢便乘今
都百官不問大小盡乘轎而宦者將命之類皆乘轎見
說虜中却不如此中貴出入宮禁只獨自若有命令只
是自勒馬去這却大故省往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
雖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今却
宦者亦作大屋以祖宗全盛之天下而猶省費如此今
却不及祖宗天下之半而耗費却如此安得不空乏人議

剛

逆亮臨江百官中不乏挈家走者惟陳魯公與黃端明耳是
時廖剛請駕幸閩中以為閩中天險人民忠義足時閩
中盜賊正充斥乃降旨令開閩中路閩去五千八百里又宿州
之戰高宗已遜位日崖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
千足各備搭索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搬家者皆不
開揚錄云逆亮犯順時朝士皆攜去惟陳魯公黃端老
不先去令其當時亦有言者一念止之太上曰佞之揚州時悔
多攜其去人

問寒暖親徃詔舊聞此於洪景盧之手近施慶之云劉共
甫實為之乃公豹嘗從共甫見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時
陳魯公當國命二公二人為二詔後遂合二公之文而一
之前段用景盧者後段用共甫者問此詔如何曰亦做

得欠商量蓋名義未正故也記得汪大猷以此相問其
答曰此只當以淵聖為辭蓋前時屈已講和也猶以鸞
輅在北之故今其禍變若此天下之所痛憤復仇之義
自不容已以此播告則名正言順如陵廟祀等說此
事隔闊已久許多持去那裏來備用

孝宗朝

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延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
何故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為
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
上意方少解後來却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
必被責卻武某人作省元五舉雖用詭字孝宗大怒欲
駁放了後又不行

問壽皇為皇子本末曰
故事且謂大祖受命而子孫無為帝王者當於太祖之
下選一人卷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繼除
臺官趙忠簡遂力贊於外當時宮中亦有齟齬故卷兩
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忽批云宗室
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喜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壽皇如何
處置可學

高宗將禪位先追贈秀王可謂能盡父子之道者矣僩

高宗初張魏公奏事論恢復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後
來講和了便休壽皇初年要恢復只要年歲做成開壽
皇時人才已不及高宗時曰高宗也無人當時有許多
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如此問岳侯若做壽皇如何如張韓

曰張韓所不及却是它識道理了又問兵伕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胡泳

上初恢復之志甚銳及符離之敗上方太勵曰將謂番人易殺故用湯思退再和之後又敗盟耳

壽皇合下若有二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道夫

壽皇吉凶是有主於天下要用久嘗歎自家不如簡孫仲謀能淂許多人賀孫

某嘗謂士大夫不能盡言於壽皇儘受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道夫

壽皇晚来極為和易某嘗因奏對言檢旱天語云檢放之弊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淂其要領又言經總制錢則曰聞以為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事極為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之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共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廷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刺未為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擾騎射故也又曰某嘗以浙東常平事入見奏及賑荒上曰其弊只在後時失實此四字極切荒政之病儒用

歲旱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恭父奏云此固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父斯語頗淂大臣體因言梁丞相自道夫

因言孝宗未年之政先生曰某嘗作孝宗挽辭得一聯云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雖因論壽皇最後所用宰執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於上前說何事可學云某人却除大職名與小郡又有彼此出與職名外任却是知他不足取曰壽皇本英銳於此等皆照見只是向前為人所誤後來欵安靜厭人喚起事端且如此打過至於大甚則又厭而求一善焉騎之至其駑鈍不前則又不免加以鞭策辭補闕曾及其人壽皇云亦屢以意遣之而不去舉此亦可見大抵作事不出於義理而出於血氣久之未有不消鑠者向來封事中亦嘗言此可學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襆頭着衣衫遵行古禮可謂上

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欵以此諭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賜

孝宗居高宗喪常朝時裹白襆頭着布袍當時臣下却依舊着紫衫周洪道要着涼衫王季海不肯止於紫衫上繫皂帶今上登極常時着白綾涼子臣下却着涼衫頗不失禮而君之服遂失其舊宗室人傑云今上居孝宗喪臣下都着涼衫方正得臣為君人主之服却有未盡處在潭州聞孝宗訃三日後易服心下殊不穩不免使人傳語官員且着涼

後來朝廷行下文字來方始敢出矮曉示

寧宗朝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二十事收拾人心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

千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唯恐丞相久勞教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勿主新立豈可道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欲以殺人其亦不敢如此做也至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興隆不祥云向來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為隆字近降字今既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熙本作純字時人有言此字必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蓋純字有屯字在旁又曰真宗時拗大年擬進豐亨字上曰為字不了不用義剛 朱子語類卷之一百二十七 終

本朝二

法制

唐殿庭開種花柳故杜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
敘景務又云退朝花底散國朝惟植槐揪黯然有嚴毅氣象又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前詩起句云戶外昭容紫綬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敬宗時方罷止用小黃門引導至今是如此 按少參詩花即劍佩 初落柳拂旌旗漸露未乾亦殿庭種花柳之一證也 又杜贈田舍人有舍人退食攻封事宮女開函進御旨之句亦可為二宮嬪之證。

用

舊時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官以上凡在京者皆着去立候宰相奏事罷却來押班拜兩拜方了日日如

此後來韓魏公不知如何偶然忘了不及押班便歸第
御史中丞王陶即彈之然遂去國温公代為中丞先奏
云前王陶以彈宰相不押班而去國今若宰相更不押
班則中丞無以為職須是令宰相押班其方就職如此
便是不押班也不是義剛○方子錄云國初文德殿正
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丞道
以此改之聽公蓋亦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
祖宗於古制雖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極謹舊時朝見皆
是先引見閤門閤門方引從殿下舞蹈後方得上殿而
今都省不本來朝見底皆是用一榜子上於閤門閤門
奏上方始引見而今却於引見時閤門積得這榜子俟
放見時却一併上則都省了許多只是殿下拜兩拜便
上殿這非惟是在下之人懶亦是人主不能恁地等得
看他在恁地舞手弄脚更是閤門也懶能教得他及它
有失儀又着彈奏而今都是從簡易處去了義剛
引見上殿是兩事今閤門引見便用舞蹈近日多是放見
只是上殿拜於堦下直前奏事而已惟授告門謝有舞
蹈文蔚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是直至殿下
拜一拜上殿奏事退又拜一拜退這也是閤門要省事故
如此壽皇初間得炎時見群臣皆許只用紫衫後來有
又說道太簡後不知如此賀孫
問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
舞恐或是夷狄之風廣
近日拜表之禮甚異論禮班首合跪進上面却有人來跪

受徂進表後進者因跪而拜今則進表者先拜却跪進
其受者亦拜此禮不可曉 文蔚

皇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餘官不然又曰
獨宰相為正拜者蓋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
拜殿上亦只偏拜獨宰相正拜故云敬仲

宮中有內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
賜之坐不係嬪御亦掌四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
到三省 文蔚

問本朝十二室則九廟七廟之制如何曰孝宗未祔廟僖
祖宣祖未祧遷時為十二室是九世今既祔宣祖又祧
僖祖却祔孝宗正是八世做不及九遂不及七當時且
祧宣祖存得九廟却待後世商量猶得直如此忽作何

也人傑

今景靈宮乃叔孫通所謂原廟是也叔孫通言原廟則是
衣冠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
一有之又只似太廟了恐非叔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
景靈宮謂之大真子蒙

朝獻大廟謂之祀聖祖諸帝后神御
於前殿帝后於後殿似
散於諸寺其後神宗始祀
瓦等禮數唐人亦無且如
廟本朝諸后俱配問今家
川謂若所祭人是次妃生
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次
之妾固不可同坐若如後世士大夫家或三娶皆入家

文雖同祀何害所謂禮以義起也唐人已如此可學云
唐人立廟院東二代族固能如此曰唐人極有可取處可學
因言五禮云今諸后位數多至尊拜跪勞苦人一帝只以
一后配其餘自別立廟廢毀不亂嫡妾之分今皆配不
是唐人有言人家夫婦却不同蓋古者天子諸侯不再
娶故次后與正后有名分若人家則再娶亦妻也故可
同祭伊川祭儀祭繼室於別廟恐未穩璘
三后並配自本朝眞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祔於錢惟演
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
廢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
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必大
京朝諱起於眞廟朝王欽若之徒推得出這也無故竟處

義剛

某常疑本朝諱得那舊諱無謂且如宣帝舊名病已何曾
諱平帝舊名亦不曾諱廣中諱得又峽時偏旁皆諱謂
諱敬字立人傍底也諱下面着言字底也諱近日朝廷
祧了幾箇祖諱却是然玄朗却不祧那聖祖莫較遠似
宣祖此麼義剛
張以道曰秦王陵在汝州太祖以下八朝陵在永安軍瞿
興瞿俊父子嘗提兵至此乞水興禱之天無雨小溪平
乞湧洪流六軍遂得汲用義剛
古者車只六尺六寸今五路甚大嘗見人說秦太師制此
又高於京師舊日者上面耀巢三層皆高於舊日三寸
成凡二寸周轄孔子猶以為後要巢殷轄今轄只是極

其後薛
因問陳庭力臨安曰今禮命從官一人立王輅側以帛
維之名何官曰名備顧問官又曰執綏官先生笑曰然
徧檢古今郊禮安有所謂備顧問官執綏官者蓋此本
大僕卿即執御之職古者君將升車則御者先升執轡
中立以綏授左肩而雙垂之綏如環之圜繞君以兩手援綏而升
立車之左以左為尊魏公子無忌有寇盜左方以車行
數步止中書令宣詔命于車左侯生是也行太孔不敢出車行
車之右以防非常所謂驂乘也既升車復行望壇數千牛將軍撰武力者為之執長刀立
步復少駐千牛將軍乃降立道左車復行則執長刀前
導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禮脫千牛升車一節而但
有降車立道左之文初未嘗登何降之有所謂太僕卿

執御之職遂訛曰執綏官備顧問官然又不執綏却立
于轡側恐其傾跌以物維之雖今之典禮官亦但曰執
綏官備顧問官也今為太常少卿者便撰數日工夫將
禮書細閱一過亦須略曉而直為此鹵莽也周洪道嘗
記渠作執綏官事自云考訂精博某問周何謂執綏官
渠亦莫曉又綏本人君升車之所執御者但授與君則
御者亦不可謂之執綏官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乘
車者爾又曰今王輅大輅轉動極難巢雕刻既多反不
堅牢不知何用許多金玉裝飾為也所以聖人欲乘殷
之輅取其堅質而輕便耳仁宗神宗兩朝造玉輅皆以
重大致壓壞本朝尚存唐一玉輅聞小而輕捷而穩諸
輅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隱隱作聲既有此輅乘

此足矣何以更爲聞後來此輩亦入廣中一個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荊公伊川皆云不以
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令兼轎猶力辭
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因言物纔數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柱杖
其制是水精小斧頭子在轎前至宣政間方罷之今人
遂不識此物亦不聞其名矣如祖宗時人畫像有執柱
杖者
册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
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册皇后用金册記不
載宰相貴妃皆用竹册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
是楊告王庭令百官皆聽聞以其人可用與否首則稱
道之文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
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册拜之禮也此禮唐以
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册拜之禮遂具辭免三
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便當册文不復宣
麻于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於宰相而他
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 個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
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
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 熹
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若今人
得以戚戚弟之意王定國嘗言之神廟欲令只帶某王
孫或魯孫或幾世孫且如越王下當云越王幾世孫廣

云此說却是不惟可免戕君之非禮後來定國得罪指又可下因而見其世系猶存全州得此宗法以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國之說却有次序可致也 人傑 ○ 廣同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真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煅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敕之語若有二案猶使大臣畧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着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着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

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遵恐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白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覆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群臣進對頃刻而退一个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為多事又一云漢

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與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書敕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同諸葛孫諸葛恢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為與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云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宜得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

且倉卒下手未得商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正爾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如何地如今有志節諸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致身云若做不得只得繳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徒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健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頹自若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所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疑者賀孫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賀孫

本朝官制與唐大率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義剛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頒行之介甫時居金陵見之大驚曰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蓋神宗因見唐六典遂斷自宸衷銳意改之不日而定却不曾與臣下商量也 僩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 二十四曹 依舊分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 舊時三省事各自閒知中書自理會中書尚書自理會尚書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書行給舍繳駁循環郡行下至事須幕職官參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參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僩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罪及改為左右丞相則其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問何故起居郎却大屬門下省起居舍人却小屬中書省曰不知當初何故只是胡亂牽挐得來底便是起居

居左起居舍人居右故如此分大小只緣改官制時初無斬新排到理會底說故如此牽拖舊職不成倫序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敢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出則不然或問或言六尚書浮論臺諫之失是否曰舊來左右丞浮論臺諫嘗見長老言神宗建尚書省中為令廳兩旁則左右僕射左右丞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浮政奏言土地神在某方是居入位所以宰相累不利建議將尚書省折去因言蔡氏以紹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良法美意變更殆盡它人折尚書省便如何浮德明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為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今則皆是閑稱呼初無戰事而推判官循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軍興故置參軍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參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為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參軍之屬改為某院其院而盡除去節度參軍之名看来改得自是又如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妻封兩國沛伯遵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甚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一如六封建安郡則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来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

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来稱額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如某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逐使人得以參之謂其法自相違戾亦是京不仔細要緊處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又如神宗所改官制普制凡通判太守出去皆帶吏部員外即吏部即中其見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銓流外銓豈有吏部官而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為諸即如朝奉即朝散即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之類所以朝散以下謂之員即蓋本員外即之資叙朝奉大夫方謂之正即蓋吏部即中資叙也朝

散郎朝奉大夫之類有二十四階分為三等每等八階以別異雜流有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後行又問知縣通判知州資敘曰在法做兩任知縣有關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判有關陞狀方得為知州兩任知州有關陞狀又有一節方得為轉運今初官者欲免州縣之勞皆經營六院蓋既為六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為寺監簿丞未便可得小郡人不肯作繼便欲經營為郎官郎官非作郡不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却自權郎徑除卿監長貳則已在正郎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者必經營為臨安倅蓋既為臨安倅則必得作郡故不作縣不得作郡更不復問先曾為縣否也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宰相雖知人

且省簡可以應副親舊若是人人君知得都與除了這般躰例苟不作縣雖為臨安倅亦不免便使權卿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為卿監者亦須已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監丞簿等官權之則人無僥倖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一留得這般掩頭藏倅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文殿大學士壓資政殿學士觀文殿學士壓資政殿學士觀文兩學士都壓資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為改動歐公以為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何須如此勞攘拂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又不會痛當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

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署欲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耳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所稱使持節某州軍州事此屬某州軍事推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其屬州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州

推官州院有知錄糾六曹官吏凡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掌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倉庫然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衙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者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

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繫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兒二日衙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一別使院今之食廳也

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

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頗得舊職為不淆亂渡江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史何官曰六朝時長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遥領正本帥其群臣出為藩

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歸文董晉
長史司馬別駕皆為所奏官位可見至唐中葉而
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此既重則彼皆輕矣個
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典他只知懲創後來之禍遂皆
歸咎神宗不合輕改官制事事以祖宗三制為是便說
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後來所以放行踰越任
用小人自是執法者偏私何關改官制事如武臣諸節
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
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
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
或以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可裁其禮數減其
俸給降其事權而猶龍之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不

可易之常典豈不過哉然祖宗時放行極艱其選不過
一二人二三人後來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寵
倖宦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以啓之耳及經
變故乃追處輕越祖宗法度之過不知此既開其可入
之塗彼孰不為可欠之塗以求合乎個
唐沈既濟之說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舊職名不除所以
愈見重複然唐時猶自歸一如藩鎮節度使觀察使民
事兵事一人皆了今既方帥又有家宅節度使便宜賞
許多錢養他見任事者請俸却寡而家宅字閑名者請
俸却大節度使請俸又節度印古者所以置旌節以為
儀衛而重其權今却令帶之家宅請重俸是甚意今為
福州安撫使而反不如威武軍節度使之請俸個

祖宗置資格自立僥倖之門如武臣橫行最為超捷統除橫行便可越過諸使許多等級皆不須歷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用除橫行橫行猶用守這數級只落階官則無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資格謹重名器而不知自置許多僥倖之路令人脫過是甚意思除是變法若大段把得定不輕放過一箇半箇無一毫私方做得住不然便不可禁過矣不知當初立法何故如此今欲底人便只守此為不可易之典才觸動看便說是變祖宗法制也須著箇是始得

趙表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卻安定郡王便用換武豈文官不可封王而須武官耶又今宗正須以宗室武官為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為百王不

只改儒林文林之屬其他皆可通行文官猶有古名如武官諸階稱呼多有無意義者又曰四廂都指揮使又有甚諸色使皆是虛名只有三衙都指揮使真有職事又曰元豐以前武臣無宮觀故武臣無閑者見武臣乞解軍職必出藩府及元豐介甫相置宮觀方有閑者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本官帶之真嵩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是監當差遣雖掌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憲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淮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

得之自郡守坐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僩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宮有神宗神像在使入主營猶有說若武夷山沖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營簡甚麼今太廟室深而堂淺一代為一室堂則雖在室前而實同為一堂古人大抵室事尚東向堂事尚西向賀孫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今八廂貌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都知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今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因笑曰此項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 僩

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朱溫由宣武節度使篡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為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嘗見歐陽公記其為其宮時殿帥之權猶輕見從官不接坐但傳語不及獻茶及再入為執政則禮數大異矣問何故如此曰也見積漸致然是他權重後自然如此 僩

問唐之今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 宦者其初只是走狗承受之類浸漸

用事遂至五
知此 ○ 倜

今之總管乃国初之部署後避英廟諱改焉都監乃是唐
之監軍不知何時轉了廣
太祖收諸鎮節度之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
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
管招兵而軍員管之每遇遷陞則容院出宣付之用紙
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却不押號而以御前
大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營中
亦有數等品級遷轉也指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非
降不得出官 倜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岳統兵
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

制財賦為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
也或謂總領之職自可併歸漕司曰財賦散在諸路漕
司却都呼吸不來亦如坑冶須是創立都大提點方始
呼吸得聚道夫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刑
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淳
祖宗凡分朝官在京未有職事者每日赴班絕有差遣則
已 廣
今群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三
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從罷黜人傑
舊制遷謫人詞頭當日便要不許隔宿便與詞
頭報行而今緣有信劄故詞頭有一兩月不下者中書

以此覺得事多此皆軍興後事多故如此國朝舊制無有因軍興後廢格而未復者廣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呂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人作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超居注宰執有時政記掌官有日曆並送史館著作處參改入實錄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椿史甚弊因神宗實錄皆不敢寫傳聞只據自錄來者才對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對語上史館賜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章惇爲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淳夫黃魯直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

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聚者逐一條問黃范又須就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 按實錄是時史官趙彦若亦同在府界居住後趙安置澧州范永州黃黔州 儒用

先生問曾有山谷陳留對問否曰無之曰聞當時秦少遊最爭得峻惜乎亦不見之陸農師却有當來對問其間云嘗與山谷爭入王介甫無使上知之語又云當時來官因論溫公政詩賦不是其云司馬光那得一件是皆是自叙與諸公爭辨之語 賜

道君欽宗實錄數百卷呂丈月十日修了云只是得大節目百十條問云何不入文字展開曰便不是呂丈規模

振

本朝國紀好看雖略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難看然子
復編九朝要略不甚好國紀徐端立編
聖政編年一書起太祖止紹興九年書坊人做非好書振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擬者仁宗置州縣學取湖學規矩
須行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條
謗訕朝政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
當時如徐節孝爲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
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人傑
問學究一科沿襲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即唐之
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
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
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

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
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
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
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
有渴至飲硯水而黙其中者當時傳以爲笑歐公亦有
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曉
薄如此制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
不肯去讀書儒用

熙寧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觀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輝程
嘗作記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今敎訓天下士以忠
孝而學校之制乃出於不忠不孝之人不亦難乎儒用
大學舍決壞人多龜山嘗立論高柳崇魯見龜山大學初

與召爲司業善類頗屬望到彼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莫負了龜山否王子合曰聞那時只是取法於一舊老吏浩曰秦會之是舊大學中人想是據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合與承當高公大率不立五峰嘗有書責他浩

先生因論本朝兩渡以來其初立法甚放寬蓋欲聚人不知後來放緊便不得淳

今之法大槩用唐法淳

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皆不可得而見矣如漢律文簡奥後代修改今亦不可見矣淳

律是歷代相傳敕是太祖時修律輕而敕重如敕中刺面編配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敕中上刑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一百實有一百敕中則折之爲二十一百折今世斷獄只是敕敕中無方用律同

因言律極好律即刑統後來敕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乾道淳熙新書更是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又或有是計贓七疋立條例者如每已出嫁欲賣莊業必須出母著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贓而創此條也孝宗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

刑統大字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時修淳

舊時來敕令文辭典雅近日殊淺俗裏面是有幾多病痛口方子

宋吉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朝止有編勅後來乃命群臣脩定元豐中孰政安壽等上所定勅令上喻壽曰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勅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脩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此事載之已卯錄晴虬示學者因記其文如此然恐有脫誤處神廟天資絶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其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使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令則脩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敎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敎而殺者何異殊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公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介甫之見畧與世俗之儒此亦伊川語因及之○儒用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某罪得幾等
罰這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家保狀式之類這謂
之式某事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行這謂之敕今人呼
為敕令格式敕是令格式所
不行處故斷之以敕某在漳州曾編得戶婚兩門法賀孫
本合是先令而後敕先教後刑之意自荊公用事以來方
定為敕令格式之序德明

唐藩鎮權重為朝廷之患今白州郡權輕却不能生事又
却無以制盜賊或曰此亦緣介甫刮刷州郡太甚曰也
不專是介甫且如仁宗時淮南盜賊發畏仲約知高郵
軍反以金帛牛酒使人買免他去富鄭公欲誅其人范
文正公謂他既無錢又無兵却教他將甚去殺賊得他

和解得去不殘破州郡亦自好只是介甫後來又甚州
郡禁軍有闕額處都不補錢糧盡欲解發歸朝廷謂之
封樁閑額禁軍錢係提刑司管文蔚

經制錢宣和間用兵經制使所創總制錢紹興初用兵總
制使所創二十人不記姓名應干稅錢物雜色場務納錢每貫刻
五十文作頭子錢括之為二色錢以分毫積計大計多
況其大者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
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惠軍用不足創
為此名以本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
言軍眾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
總制錢大率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

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陸對日亦嘗為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德粹語婺源納銀之弊方伯謨因問和買先生言其初曰今日惟紹興最重舊拋和買數時兩浙運使乃紹興人朝廷拋降三十萬匹與浙東紹興受十四萬是時都吏乃會稽縣人會稽又受多惟餘姚令不肯受為其民以尾礫攔之不得已受歸而其數少恨不記其名滕云婺源乃汪內翰鄉邑汪知鄉郡朝廷初降月樁時會諸縣令于廷婺源令偶言冊楊鄉民頑汪本此鄉人以令為識之先勒令受十二分之四分三釐至於今為害先生曰疇昔創封樁時本無實數只是賴州縣且如常平中一項錢亦許樁數提舉司錢今日又解解必有限彼豈不來爭以此觀之事皆係作始不是可學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為户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恪

所在上供銀皆分配諸縣獨建寧因吳公路作憲箚熟商綱上納雖是箚在綱上中間作舊科數諸縣甚者至科民間買納後沈公雅來却檢會前時行下指揮遂罷買

上供銀一道夫
張定叟尚書云青城每劾用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去皆諸瑞得之其費出於臨安渠知府日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屋庶免逐歲費用不從閣相

朱子語類卷百二十八終